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呼伦贝尔的特点和国际化	唐 戈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9

呼伦贝尔与区域研究

西北满洲——根据沿途考察资料所作的地理学概述	[俄] 希罗科戈罗娃 (张 松 时 妍译) /3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于 1930 年 4 月 7 日晚间学会会议上宣读	[英] E. J. 林德格尔 (王 佳译) /15
北极圈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之拙见	白 兰 /38
呼伦贝尔：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的构想	唐 戈 /46
本体论、族群互动与小民族——试论作为方法的鄂伦春	张雨男 /58

历史与文化变迁

搬迁：文化演变的枢纽——近半个多世纪使鹿鄂温克生活历程	何 群 /71
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建立及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王 伟 /87
略论乾隆朝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	姜永军 王学勤 /98

经济与生计方式

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形成与现状	李·蒙赫达赉 /111
鄂温克族自治旗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刘晓春 乌日乌特 /124
场景理论视角下的牧区小镇经济发展——以阿木古朗镇特色产业为例	唯 日 /136

农牧经纪人——呼伦贝尔草原“老客”研究 殷汝帅 /145

边界研究

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 [俄] 米哈廖夫·

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齐山德译）/161

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社会网络与商业实践

——基于满洲里的田野调查 孙晓晨 /171

民间文本与宗教传统

岩画与通古斯人的宗教神话传统

..... [俄] A.П. 扎比亚科（王俊铮译）/185

中国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旁注民俗文本——艺术民俗志资料

..... [俄] 扎比亚科·安娜·安娜托利耶夫娜（王宇琦译）/195

内蒙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民间文化——“旧”歌概况 张如阳 /213

前沿观察

在过渡边疆重建当地社区：库玛尔路的管理和社会组织——从1900年到1940年

..... [美] 金由美 曾健欣 /228

书评

俄罗斯“遗失的文化天堂”——评柯廖斯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

——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 唐 戈 梁 喆 /299

学术动态

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 涂亚君 /309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14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15

CONTENTS

Preface

Features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ulun Buir	Tang Ge/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9

Hulun Buir and Regional Studies

Northwest Manchuria — Geographical Overview Based on the Data along the Way	Елизаве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Translated by Zhang Song & Shi Yan) / 3
Northwest “Manchuria” and the Lulu Tunguska—Read at the Evening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n April 7, 1930	Ethel John Lindgren (Translated by Wang Jia) / 15
The Opinion on the Positioning of Arctic Circle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ies	Bai Lan / 38
Hulunbuir: Concept of Region and Conception of Region Study ...	Tang Ge / 46
Ontology, Ethnic Interaction and Small Ethnic Group: Orochen as Method	Zhang Yunan / 5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Relocation: the Hub of Cultural Evolution — The Way of Life of Reindeer Ewenki in the Recent Half Century	He Qun / 7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Hulunbuir Area	Wang Wei / 87
On the Tribute Mink System of Butha Eight Banners during Qing Dynasty	Jiang Yongjun & Wang Xueqin / 98

Economy and Ways of Livelihood

The Status Quo and Formation of “Settled Nomadic”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Ewenki People	Bo • Menghedalai / 111
--	------------------------

4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Liu Xiaochun Wuriwute / 124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 Wei Ri / 136
- Broker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ulunbuir Grassland Cattle Dealer Yin Rushuai / 145

Boundary Crossing

- Strategies of the Shenehen Buryats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Chinese Border
..... Maxim S. Mikhalev /(Translated by Qi Shande) / 161
- “Packaging-businessman” at the Manzhouli Port—the Social Network and
Border Trade Activities of Migrant Groups Sun Xiaochen / 171

Folk Text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 Petroglyphs and the Religious Myth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Tungus
..... Andrey P.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Junzheng) /185
- Literary Ethnography: the Problem of Explication from Marginal Folklore Texts
of Russian Descendants in the Sanhe
A.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Yuqi) / 195
- Russian Folk Culture in Trekhrechiye (Three Rivers, Sanhe), Inner Mongolia
— Overview of “Old” Songs Zhang Ruyang /213

Frontier Observation

- Reconstruct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al Borderlands: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Kumar Route, 1900—1940
Loretta E. Kim & Monica Kin-ian Chang / 228

Book Review

- Russia’s “Lost Cultural Paradise” Comments on Kolyos’s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anhe Region: A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Tang Ge & Liang Zhe / 299

Academic Events

- Ewenki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u Yajun / 309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14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15

边界研究

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

[俄] 米哈廖夫·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
(齐山德译)

摘要: 20 世纪上半叶, 阿金斯克布里亚特后裔迁移至中国境内, 如今他们生活在距俄中边境不远的锡尼河地区。俄罗斯大多数布里亚特人认为他们是民族传统的真正承继者。为了民族复兴, 布里亚特传统文化知识理应从其民族历史中汲取。显然, 布里亚特传统文化在异文化环境之下得以延续, 是毫无疑问的既定事实, 但其中缘由及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在历史进程中所采取的策略, 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地分析。本文通过考察地理因素, 即因其聚居于俄中边境地区, 几乎未受到外部因素影响, 进而解析锡尼河布里亚特文化得以存续的因由。

关键词: 锡尼河布里亚特人 传统文化 身份认同 边疆 界限 现代化 民族复兴 移民

作者简介: 米哈廖夫·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 历史学博士,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社会人类学教育和研究中心教授。

译者简介: 齐山德, 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极原住民文化、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一、锡尼河布里亚特族源

锡尼河布里亚特人聚居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

^{*} 资料来源: 2017 年 1—3 月笔者在中国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俄罗斯阿金斯克布里亚特自治区、后贝加尔地区的田野调查。

旗^①，人口较少，地理分布明确，聚居程度高^②。他们得名于聚居地名称，即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南部的锡尼河^③。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部分原本居住在帝俄临近中国边境的布里亚特家族就开始迁移到中国境内（东北地区），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行政改革和中部地区移民的涌入。十月革命后，1918年，部分居住在阿金斯克草原，不赞同新政权政策的游牧社会最富足阶层最终毅然决定迁移至邻国领土。当时的中国政府欣然接受了布里亚特人的移居要求，将因鼠疫流行而多年无人居住的锡尼河地区划拨给布里亚特人居住。此后，因俄国内战局势如火如荼，至1922年，已有约700人移居到现今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地区居住，当时被分为4个佐。出于各种原因，包括集体化运动和宗教改革，布里亚特人从苏联迁移至中国的过程持续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1931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人达到3000人，成立布里亚特旗，下辖8个佐（Бороноева 2000: 51）。至此，锡尼河布里亚特族群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对象。

历经日军占领，苏联战后流放、大规模镇压以及文化革命的艰难岁月之后，迁移至中国境内的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生存下来，并形成了新的自我意识和民族凝聚力。时至今日，他们仍聚居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从民族学角度讲，他们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群体。尽管如此，在中国，锡尼河布里亚特人未被划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划为蒙古人的一支（布里亚特蒙古人）。然而，即便如此，与他们毗邻而居的鄂温克人、达斡尔人相比，甚至是与拥有高度自治权的蒙古族相比，在某些方面，布里亚特人更好地继承了传统民族文化。他们新的家园举行盛大的仪式庆祝传统节日，举行传统的婚礼仪式，享用民族美食。日常生活中，穿着传统民族服装，能够使用流利的布里亚特语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人甚至成功地保留了大部分传

① 鄂温克族自治旗始建于1958年8月1日，位于滨洲里铁路以南，呼伦贝尔市中部。行政中心在巴彦托海镇（旧称南屯），自治旗面积18726平方公里，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原始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之间，南北长187公里，东西长173公里。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严寒而漫长，夏季短暂而凉爽。

② 由于在中国的人口统计中布里亚特人并未视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他们的人数只能大致估算。不同资料显示的数据有所出入，统而言之，这一族群人口数量在6千人（Бороноева 2000: 59）至7千人（包路芳 2003: 84）之间。

③ 从行政归属来看，锡尼河西苏木（Шэнэхэн Баруун）布里亚特人口占90%，锡尼河东苏木（Шэнэхэн Зуун）布里亚特人口占63%（徐占江等 2016: 277、279）。从地理上看，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50%的布里亚特人居住在这两个苏木。

统生活方式和半游牧经济形式。与此同时，这一布里亚特族群保持着高度同一性，民族认同一致。他们也被认为是中国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族群之一。此外，他们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2017年田野调查）。

当20世纪90年代俄中边境管理有所松动之时，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发现中国东北一隅隐匿着他们的民族文化。出于纯粹的科研和好奇心，引发对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持续关注。实际上，几乎一夜之间这一问题也升级为共和国民族建设的重要元素。莫·恩·布尔达诺（М.Н. Балдано）认为，外国侨民的经验，尤其是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独特经验，“是布里亚特知识分子文化创造力的源泉，亦是全国及其与联邦行政中心关系层面潜在的政治风险因素”（Балдано 2015: 285）。无论是严肃的科研团体，还是乌兰乌德和阿金斯克自治区的官员都时常前往鄂温克族自治旗考察。各路媒体也不甘示弱，热衷于搜寻有关这片被人遗忘的布里亚特人乐土上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一如往昔，史诗般的古老时光似乎仍在继续。“布里亚特人的精神家园”有望成为沙漠中希望之灯塔，而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则是“布里亚特真正的传承者”（Балдано 2015: 288）。20世纪末至今，又过去了很多年，世纪之交赋予他们“古老文化守护者”的浪漫光环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问题是，关于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现实生活图景的客观描述，以及他们与俄罗斯联邦境内布里亚特人究竟有何不同。

此前，关于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国境内布里亚特人文化特征，或阐释这一族群非同寻常的历史。真正严肃的学术论著应着眼于这一脱离了主体族群（俄罗斯布里亚特人）、人口很少的群体如何延续着传统文化。主体族群的传统文化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苏联时期），时至今日，传统文化已所剩无几（俄联邦时期）。前文提及的巴尔达诺（М.Н. Балдано）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Baldano 2012; Балдано 2015）。他的著述目前尚未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研究成果可能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巴尔达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解答诸如此类问题：人数甚少且身在“异国他乡”的锡尼河布里亚特族群在环境压力之下，如何摆脱“历史宿命”，成功地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经济独立性。不仅如此，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已成为俄联邦境内布里亚特主体人群的文化灯塔。本文正是致力于上述问题的探索，尝试解答这一群体未被同化的原因所在。

二、改革前的传统文化

显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传统物质文化基本特征几乎一成不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到访锡尼河的学者、大众媒体记者、普通的俄罗斯游客皆有此共识。正如《阿金斯克真理报》如此诗意地表达：“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锡尼河，是珍藏布里亚特精神、文化和语言的乐土”（锡尼河社区 2013）。重要的是，锡尼河当地布里亚特人也持类似观点。他们不无自豪地宣称，在遥远的中国跳脱“宿命的安排”，避免了在苏联遭受无可挽回损失的境遇。当然，不同人对于这一现象或许有不同观点。俄罗斯境内大多数布里亚特人认为，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传统文化得以保存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中国境内相当数量的布里亚特人也支持这种观点。有些人甚至赋予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历史使命：帮助俄罗斯境内布里亚特人复兴曾经失去的民间传统。“锡尼河布里亚特族群对本民族历史的眷恋，正是他们坚守传统信念的源泉”（Бороноева 2011: 189）。然而，也有一些人认为，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长久地墨守成规也不见得是绝对的好事，文化凝滞的成因在于没有机会获得发展。比如，阿金斯克布里亚特自治区杜尔杜尔加（Дульдурга）村的一名村民认为，锡尼河布里亚特人沿用传统手工方法制作包子，其原因在于没有绞肉机（Поле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7）。

锡尼河的多数布里亚特人至今沿用古法烹饪传统菜肴，而这些传统菜肴也成为这一群体坚守传统信念的象征。“锡尼河包子”一词进入布里亚特和后贝加尔地区常用语库，成为美食和坚守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不仅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包子受到广泛欢迎，他们制作的俄式面包在中国的销量也极为可观。俄式面包的制作过程也基本由手工完成，当然，俄式面包不能归为布里亚特传统美食。值得注意的是，锡尼河布里亚特家庭主妇（包括年轻的姑娘）更愿意在家里烹饪菜肴，很少直接在商店或餐饮店购买现成的食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境内大多数的布里亚特人早已忘记烹饪民族菜肴的传统方法，操持家务的方法也发生很大变化。

此外，同属物质文化的传统服饰也是如此，许多锡尼河家庭仍自己制作服装和鞋履。锡尼河布里亚特研究者博罗诺耶娃（Д.Ц. Бороноева）写道，“只有女性从事缝制衣物的家务活，她们通晓制作传统服饰的方法，包括四季穿戴的不同帽子、冬季和夏季的鞋履等”（Бороноева 2000: 88）。这些古老的

技艺在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群中逐渐消失，在锡尼河却依然存在许多手艺高超的传统服饰制作者，她们的故事甚至写入方志之中（徐占江等 2016：293—305）。当地居民时常购买这些制作精美的传统服饰，南屯中心市场几家专门经营布里亚特传统服饰的店铺生意兴隆，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愿意购买以备日常所需。许多人认为，在布里亚特民族节日或婚礼仪式场合，没有穿着传统服饰是令人感到羞耻的行为（2017 年田野调查）。

锡尼河的许多受访者称，他们之所以能够坚守传统物质文化可归因于日常所需以及传统经济形式的要求，即传统的东西依然非常实用（2017 年田野调查）。我们基本同意这一观点，环境和经济形势确实决定了所能使用的材料和方法，物质文化本身就是某种具体物品满足某种需求的产物。研究者们发现，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保持传统的经济方式，可能并非一厢情愿。数十年间，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未能覆盖此偏僻一隅，因此未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换言之，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坚守传统物质文化，可能并非出于某种特殊的民族情感或历史使命，传统物质文化仍然适用，传统经济方式没有获得突破的契机。或许正因如此，许多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虽然无比钦佩锡尼河布里亚特人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但是只有少数人认真考虑移居到锡尼河，像祖辈一样生活。相反，存在着相反的移民流动。

上述简单化的解释或许只适用于探讨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坚守的物质文化，他们的精神文化同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那么有关于此的探讨则需要更为深入地研究。除布里亚特包子和传统服饰外，完整的古老仪式和歌曲也令俄罗斯的学者们赞叹不已，这些仪式和歌曲如今依然有机会在锡尼河找到。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完整独特的布里亚特传统婚礼。外在的、丰富多彩的仪式过程吸引民俗学家们投入研究，而我们则发现古老的仪式至今仍发挥着固有的社会功能，是维系族群内部关系最重要的元素。俄罗斯布里亚特受访者最为关注的是亲友随礼、互换礼品的数量以及参与者的角色定位，锡尼河受访者则更加强调婚礼也是年轻人以歌唱的形式，重温布里亚特传统社会价值观和家庭观的人生课堂^①（2017 年田野调查）。

实际上，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家庭观念很强。他们尊重长辈，家庭生活中男性具有主导权，尽管有时会令年轻人和女性感到不快，但人们没有因此

① 值得注意的是，锡尼河布里亚特那里，具有“教育”意义的婚礼歌曲的确存在，且风格生动活泼。传统舞蹈约合儿舞则并不像在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婚礼上那样备受欢迎。

质疑并抛弃传统家庭观念。这种家庭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代际关系僵化，而且令族群与环境隔绝，在地理边界之上又为异族人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有趣的是，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他们的邻居以及很多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均认为，布里亚特氏族和家庭生活方式的“老规矩”拒绝了外来者的进入，也是中国布里亚特族群得以墨守成规独立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锡尼河几乎没有族际通婚现象，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人口流动性空前加强的情况之下，也极为罕见。无论是汉族还是布里亚特人都认为，族际通婚是不可取的。换言之，双方都对彼此之间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关系不感兴趣。正如巴尔达诺所言：“该族群的命运在于对外来文化的兴趣索然（拒绝同化）和缺乏来自外部的压力（文化革命之前）”（Балдано 2015: 291）。

可以说，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主要特点是对外部环境影响具有很强的抵抗力，氏族和家庭观念无疑是产生这种抵抗力的原因之一。固守家庭传统，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家庭教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影响到族际关系，使其传统生活方式得以延续下来，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同化。因此，形成了一个保持密切历史联系的封闭族群社会，语言也自然而然保存下来，人们延续着祖辈的生存法则。总之，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延续了传统文化可归因于：经济方式的稳定导致沿用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物质文化保持不变；保持严格的家庭生活规则、封闭的社会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历时性联系；族际间缺乏彼此了解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锡尼河布里亚特人既未被汉族同化，也未与他们的“近亲”蒙古人建立密切联系，尽管中国官方称其为布里亚特蒙古人，并视为同一群体。实际上，虽然二者共有相同的宗教、历史，泛蒙古主义思想，甚至语言也几乎一致，但并未使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忘记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族群。一些人认为，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与主体族群彻底割离（尤其是心理上）。同时，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也坚信：某种程度而言，无论是在中国、蒙古，还是在任何命运牵引下落脚的地域，他们都是欧洲文化和进步的传播者。实际上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即俄罗斯布里亚特人认为锡尼河同胞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某种民族文化的代表，为民族文化多样性做出很大贡献（包路芳 2003: 86）。值得一提的是，锡尼河布里亚特人时而笑谈，时而又郑重其事地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他们的语言中夹杂着许多俄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蒙古人都搞不清其中含义。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两者之间保持自身的独特性（2017 年田野调查）。

如上所述因素，不仅可以阐明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的延续问题，而且有助于探索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当前，中国政府奉行商业化、现代化、政策统一性，社会人口流动性急剧增加，市场经济和信息革命高速发展带来种种诱惑。这种情况下，锡尼河布里亚特人能否继续坚守民族传统文化？

三、改革背景下的传统文化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不仅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空前提高，社会关系也发生根本变化，其中少数民族也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之中。市场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来自汉族社会，市场经济浪潮波及偏远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受到强大冲击。经济效益一度成为唯一评价标准，因而伴随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物质财富崇拜、消费主义盛行、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那些出于某种原因置身事外的人被视为失败者，加入者也往往无力承受“新游戏规则”之下的竞争。

令人惊讶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中，人口较少的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不仅能够恪守古老传统，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中国各地家族传统几乎消亡殆尽，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家族传统不仅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特别是，1992年距离锡尼河不远的满洲里建立了中俄贸易互市区，布里亚特人成功地参与跨境贸易并积累了财富。许多锡尼河布里亚特人都有身在蒙古和俄罗斯的近亲，彼此间可以在更加信任的基础上进行贸易，语言相通的优势使他们可以在经济往来中更为高效。正是得益于传统文化的保持，包括语言和家族情结，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一般而言，当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波及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会导致原住民不可避免地参与现代经济竞争，进入国家教育体系，加速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丧失。从前，包括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在内的人口较少民族，他们没有走出自己传统社会文化界限的机会，也没有学习汉语的需求，是中国原住民保持传统文化的原因之一。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有了突破文化界限的机会，人口较少民族语言也出现了危机，民族语言加速消亡。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似乎没有受到经济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民族语言掌握程度很高（2017年田野调查）。掌握本民族语言可以使他们有机会去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留学，未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会有值得期待的职业前景。

齐比克多尔日耶夫（Д.В. Цыбикдоржиев）的论文中写道：“对民族教育的渴望是民族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也是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希望重返族群母体的动力之一”（Цыбикдоржиев 2009：86）。事实上，与内蒙古的其他蒙古族相比，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母语教育更为成功。前者很难有机会去俄罗斯留学，因此只能努力学习汉语，这也意味着母语面临逐渐丧失的危险。

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物质文化产品销量可观，部分产品还能出口到国外。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你美食餐馆蓬勃发展，前文提到的“锡尼河包子”在俄罗斯已成为传奇美食。同样，他们制作的传统服饰也大有市场。如果说一个国家保存下来的传统技艺在另外一个国家有所需求，那么遵循传统也不失为一种经济策略。值得强调的是，为满足人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需求生产的产品，与旅游纪念品有着本质的不同。旅游纪念品仅具有简单的象征意义，而前者则具有特殊意义，产品被赋予传统文化价值，成为文化的替代品。正因如此，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商业活动是本民族的文化需要，因而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而通常情况下，旅游业的发展往往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四、国界与传统文化

跨境民族商业模式，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对母语的坚守，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餐馆，都是全球化和同一化时代背景之下，锡尼河布里亚特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境两端民族传统文化境遇有所不同的原因。正是这种边界，确切的说是边界造成的布里亚特族群的相对隔绝，是其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苏联政府推行消除民族和宗教差异政策时，迁移到中国境内的阿金斯克布里亚特人相对完整地延续着传统文化。当中国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危及人数较少民族传统文化之时，也是这种边界的存在帮助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得以延续传统文化。可是说，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具有“双重身份”，从政治上看，是中国公民；从文化归属上看，是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他们善于在两种身份之间找到平衡，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的特点延续本民族文化。显然，聚居在边境地区可能更容易获得财富，前提是借助于地理优势且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巴尔达诺指出，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善于利用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生活经验（Балдано 2015：293）。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典型特点是，不仅避免了被同化，而且善于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他们的成功的生存策略在于，充分发挥了在两个国家都

曾经生活过的经验。

因此，任何试图毁伤锡尼河布里亚特人拥有双重身份的行动，比如，在中国不再是文化多样性的代表，或者彻底成为俄罗斯布里亚特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都会导致可悲的后果，布里亚特人的“世外桃源”将不复存在。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作为一个特殊族群，在漫长的岁月中未被同化。在危险到来之时，国界给他们提供了避难所，当面临外部压力之时，国界使他们能够独立发展。换言之，国界使他们既在这边，又在另一边；同时，既不属于这边，也不属于另一边。

参考文献

包路芳

2003 布里亚特蒙古族及其研究概述. 青海民族研究 2 (14): 84—90.

徐占江等主编

2009 中国布里亚特蒙古人. 海拉尔: 内蒙古出版社.

Балдано М.

2015 Процесс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урятии: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е вызовы — риск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 Панарин С. (ред.).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е вызов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СПб.: Интерсоцис, с. 282—304.

Бороноева Д.Ц.

2000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бурят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нголии КНР.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 138 .

Бороноева Д.Ц.

2011 Концепт «Родина» в идеологии и практике бурятских диаспор. // Известия Томского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319 (6). с. 186—190.

Цыбикдоржиев Д. В.

2009 Буряты КНР и Монголии как возможные участники программы возвращения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 // Власть. №3. с. 85—87.

Baldano M.

2012 People of the Border: The Destiny of the Shenehen Buryats. // Bille F.,

Delaplace G., Humphrey C. (eds.). Frontier Encounters: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t the Russian, Chinese and Mongolian Border.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12. pp. 183—198.

Агинская правда.

2013 «Шэнэхэн бууса» встречает гостей (2013). 17 сент.

Strategies of the Shenehen Buryats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Chinese Border

Maxim S. Mikhalev

tr. by Qi Shande

Abstract: Descendants of Aga Buryats, who migrated from Russia to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0th century, still inhabit the grasslands of the Shenehen region located in the Autonomous District of Inner Mongolia in the close vicinity of the Russian-Chinese border. Many Buryats in Russia consider their kinsmen living in Shenehen to be sort of custodians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elieve that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could be helpful for restoring the Buryat identity in Russia, too. While no one questions the phenomen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originality in Shenehen, the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have helped the local Buryats to preserve it, and the strategies they have used to this end,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This paper takes a closer look at the cultural perseverance of the Buryats of Shenehen and attributes their success to their proximity to the state border, which enables them to ward off any encroachment of the state on their culture.

Key words: China; Shenehen Buryat;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borderlands; liminality; modernization; ethnic revival; migration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2024.2

ISBN 978-7-5426-8347-2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01819 号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41)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30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联系电话 / 编辑部: 021-22895517

发行部: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1

书 号 / ISBN 978-7-5426-8347-2/D·616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